

名家
散文
百篇



名家散文百篇



目次

朱自清【附作者傳略】

背影

荷塘月色

春

綠

荷蘭

蓮塘故城

給亡婦

別

匆匆

沉默

憶販

女人

兒女

徐志摩【附作者傳略】

巴黎的鱗爪

我所知道的康橋·····	五九
蕪冷翠山居閒話·····	五三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六六
老李·····	六八

蔡元培

祭黃夫人文·····	五二
附：梁森若——蔡元培先生的生平·····	五三

胡適【附作者傳略】

追悼志摩·····	五五
差不多先生傳·····	六三
我與臺灣·····	六四
我的母親·····	六五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六六

羅家倫【附作者傳略】

紀念先師 蔡子民先生·····	六九
對吳稚暉先生致最崇高的哀敬·····	七〇

讀標準的書籍	寫負責的文字	二〇
運動家的風度		二〇

林語堂【附作者傳略】

我的戒煙	一〇六
阿芳	一〇九
秋天的況味	一一三

許地山【附作者傳略】

落花生	一二四
附：梁容若——落花生的性格	一二五
梁容若——落花生的傳佈	一二六
暗途	一二九
蘇蕲	一三八
愛就是刑罰	一三〇
補破衣的老婦人	一三三
銀翎底使命	一三三
萬物之母	一三四
春底林野	一三六

夏 丐 尊 【附作者傳略】

白馬湖之冬

一六

早老的懺悔

一六

梁 啓 超 【附作者傳略】

亡友夏穗卿先生

一三

學問之趣味

一三

繆 崇 群 【附作者傳略】

守歲燭

一四

孫 福 熙 【附作者傳略】

旅程中

一四

紅海上的一幕

一四

淒切

一四

陳 醉 雲 【附作者傳略】

蟬與螢

一五

鄉下人家

一五

王以仁【附作者傳略】

枇杷

一五

徐祖正【附作者傳略】

臨別

一五

望之儼然 卽之也溫

一五

魯彥【附作者傳略】

海潮音

一六

梁遇春【附作者傳略】

「失掉了悲哀」的悲哀

一六

破曉

一六

苦笑

一六

羅黑芷【附作者傳略】

鄉愁

一六

將這個獻給我妻房

一五

王世顯

【附作者傳略】

倥傯

一六

送妹

一七

既望的白馬湖

一八

渡曹娥江

一九

黃昏泛舟

二〇

塵囂裏

二一

吳淞口外的團團月

二二

大善寺底塔

二三

謝六逸

【附作者傳略】

擺龍門陣

二四

大小書店及其他

二五

素描

二六

作了父親

二七

「草枕」吟味

二八

董作賓【附作者傳略】

飛渡大平洋.....三三

陳之藩【附作者傳略】

失根的蘭花.....三七

哲學家皇帝.....三九

楊一峯【附作者傳略】

阿里山五奇.....三三

李霖燦【附作者傳略】

白水台凝水奇觀.....三五

虞君賢【附作者傳略】

自由的鳥.....三五

廬隱【附作者傳略】

柳島的一瞥.....三六

異國秋思

二五〇

廟會

二五一

鄰居

二五二

謝冰瑩

【附作者傳略】

愛晚亭

二五〇

雨後基隆

二五一

三原山遊記

二五二

蘆溝橋的獅子

二五三

蘇雪林

【附作者傳略】

綠天

二五四

禿的梧桐

二五五

青春

二五六

家

二五七

張秀亞

【附作者傳略】

父與女

二五八

牧羊女

二五九

春的踪跡……………二五四

一枝新綠……………二五五

霧……………二五七

落日……………二六九

徐鍾珮【附作者傳略】

父親……………三〇〇

閒情……………三〇一

書中情趣……………三〇三

寄居……………三〇八

發現了川端橋……………三一

蕭傳文【附作者傳略】

早晨……………三五五

沉櫻

春的聲音……………三七

我們的海……………三〇

鍾 梅 音 【附作者傳略】

鄉居閑情.....三三

阿蘭走了以後.....三六

弟弟.....三一

母親的淚珠.....三五

艾 雯 【附作者傳略】

曇花開的晚上.....三九

窗前.....三三

乍晴.....三四

夜語.....三七

背 影

朱自清

【作者傳略】朱自清，字佩弦，浙江紹興人，生於清光緒二十四年，卒於民國三十七年，享壽五十歲。民國九年，自北大哲學系畢業後，即服務於江浙二省教育界，並從事創作。民國十四年以後，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直到逝世為止。

他在文學方面有極大的成就，尤以散文爲著，文字精鍊得不能增減一字。初期寫詩，「毀滅」最爲人稱道。著作最初印行者，爲詩文合集「蹤跡」。後有「背影」，旅歐期間，又著「歐遊雜記」。其他有「雪朝」、「你我」、「倫敦雜記」等。

晚年則從事研究，用語言做文學研究的出發點，致力在啓蒙與普及上，著有「詩言志辨研究」、「新詩雜話」、「標準與尺度」、「語文零拾」、「論雅俗俱賞」、「經典常談」、「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國文教學」等書，深入淺出，大有裨益於現代的青年學子。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著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付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纔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自然走過去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太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摸摸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頭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叢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自已。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操筆，諸多不

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十月在北京。（選自「背影」）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着閨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白花，有嬌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却更見風嫩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却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梵亞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為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為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是瀉着小船，唱着豔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

於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得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歛裾。

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

於是又記起西洲曲裏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抬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

睡熟好久了。

十六年、七月、北京清華園。（選自「背影」）

春

朱自清

盼望着，盼望着，東風來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山朗潤起來了，水長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

小草偷偷地從土裏鑽出來，嫩嫩的，綠綠的。園子裏，田野裏，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坐着，躺着，打兩個滾，踢幾腳球，賽幾趟跑，捉幾回迷藏。風輕悄悄的，草綿軟軟的。

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裏帶着甜味；閉了眼，樹上髮髻已經滿是桃兒、杏兒、梨兒。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着，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野花遍地是：雜樣兒，有名字的，沒名字的，散在花叢裏，像眼睛，像星星，還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楊柳風」，不錯的，像母親的手撫摸着你。風裏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混着青草味，還有各種花的香，都在微微潤溼的空氣裏醞釀。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高興起來了，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唱出宛轉的曲子，與輕風流水應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

雨是最尋常的，一下就是三兩天。可別惱。看，像牛毛，像花針，像細絲，密密地斜織着，人家屋頂上全籠着一層薄烟，樹葉子卻綠得發亮，小草也青的逼你的眼。傍晚時候，上燈了，一點點黃暈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鄉下去，小路上，石橋邊，撐起傘慢慢走着的人；還有地裏工作的農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們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裏靜默着。

天上風箏漸漸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裏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他們也趕趟兒似的，一個個都出來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擻抖擻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計在於春」；剛起頭兒，有的是